

本 花 寶 鑑



# 古品花寶鑑

## 第三十一回 解餘醒羣花留夜月 榮舊感名士唱秋墳

話說華公子看到得意處，把酒來敬子雲諸人。合席只個滿飲了一杯，共贊才子風流，得出神入妙，非尋常戲脚所籠。少頃，二人下臺。子佩便指着文澤罵道：「你品不備，評的，我在臺上費力，你倒在那裏，說長道短的批評我。」文澤極口叫冤道：「我何嘗批評你，你這般瞎挑眼，我與靜宜先生說閒話。」次賢道：「真是講閒話。況子佩這般批評，你若化了女身，也是個不安本分的。」子佩道：「好嗎！你們逼我上臺，又要取笑我。」徐子雲問聘才道：「魏兄，這音律實在精妙，將來倘要請教，如閑時，可到敝園走走。」聘才連連答應道：「晚生是無師傳傳授，都是聽會的，就是上臺，也是頭一回，莫要見笑。」于是大家猜拳行令。鬧了一會，鐘上已到子正時候了。子雲道：「纔到秋分，不應如此夜短。次賢道：「亦覺久了，你試一人，靜坐到此刻，頗不耐煩。」子雲道：「已交十五日的子時，請

天明已快，請撤了席，止了戲，大家談談，天明我們也要散了。」張仲雨道：「此刻早已開城了，要走也可以走。」華公子道：「忙什麼？到辰刻散不遲。即吩咐撤席止戲，家人轎頓茶具，泡好了香茗送來。」子雲留心，不見琴言；但見珊枝靠着屏風，有些倦態。華公子查起琴言來。珊枝回道：「他身子不快，睡了。」原來琴言，每逢熱鬧中，便觸起他心事，就要傷心。又見馮子佩與聘才串戲，眼中頗瞧他們不起，轉託珊枝，托病而去。華公子又叫諸旦上來，不用衣帽，俱穿隨身便服，都令序齒坐在一邊。便道：「我知你們于戲曲之外，各有一長，或是詩詞，或是書畫，或是絲竹等技。今日與前次，俱以戲酒耽擱，不能使你們一試所長。此刻尚早，會詩的，不妨吟幾句。會畫的，不妨畫幾筆。不必謙讓。」諸旦默默無言。子雲與文澤站起來道：「妙！妙！妙！待我來分派。即對蕙芳道：『媚香是長于詩的。瑤卿是長于丹青的。靜芳是長于舞劍的。香晚是長于書法的。佩仙是長于填詞的。蕊香是長于猜謎談諧的。瘦香是長于品簫的。小梅是長于吹笙的。可惜玉儀又病了，他倒會一套平沙落雁。華公子命，叫他起來。又吩咐珊枝拿了琵琶來。家人把些筆硯，樂器，都搬了出來，分擺在各處。」次賢道：「我來點將。先點玉儀與瘦香，把琴簫和起來。再點瑤卿畫一幅。媚香香晚佩仙，對景吟詩，題在上面。再點珊枝與小梅，笙琵琶說奏。再點蕊香，猜幾個猜

謎，說個笑話。未點靜芳舞劍，溜亮風生，亦可如漁陽三搥矣。諸公以爲何如？」衆皆稱好。諸旦依次而行。琴言不得已，雙鎖蛾眉，把弦和起來。這邊漱芳依譜吹簫。琴言一來，心神不佳，而且手生，生生澀澀的，彈了一套平沙。洞簫倒吹得和平。華公子搖搖頭道：「琴不佳，簫聲倒好。」子雲道：「琴本難學，也還虧他。」次賢道：「想你不長彈，生疎了。」琴言道：「有半年不學了，方纔第四段，第三句，幾乎想不出來。瘦香的簫。比從前更好了。」漱芳道：「我是老師課學，靜宜先生隔三日，必教我一次，所以不生。」琴言默然，撫今追昔，頗覺感慨，幾乎落下淚來，只得退後站了。次賢子雲亦頗惻然憐念。這邊寶珠攤了一幅絹，在畫案上，左右凝思，畫些什麼呢？想了好一回，不得主意。蕙芳素蘭立在面前，低低的問道：「你畫什麼？我們好先定主意，打起腹稿來。」寶珠正想不出頭路，便扯着他們，走到欄前商量畫些什麼纔好？限時刻的，又不能用工筆，若寫幾筆蘭竹，也不合景。蕙芳道：「我想了一個題目在這裏；但不知合你的意否？依我只須畫一個小手卷，用墨筆寫三兩處樓臺，加些叢林修竹，遠近布置。上面畫一個月，用花青水烘他幾片彩雲烟霧，便是今日的光景，題爲良宵風月圖何如？」寶珠聽了，心中大喜。背着人作了一個揖，便入座，放大了胆，三分工，七分寫，用王簾臺法，揮灑起來。次賢與諸人，不便來看。又恐

怕他畫壞了。次賢遠遠留心，覺得下筆甚快，毫無拘束，已覺面有喜色。那邊蕙芳等三人，擠在一處，只見李玉林俯首凝思，素蘭把串香珠，數個不了。蕙芳只管看着寶珠落筆，尚暗暗的指點他。不到半個時辰，已經畫完。成了二尺餘長，一個小橫幅。華公子與子雲等走近來，贊不絕口。華公子看了，甚是歡喜。大贊道：「却實在虧他，怎麼能畫如此。無怪乎，近來個個說他們的才貌，正是羞死從前那一班，愛錢的相公了。」次賢又替他略略的潤色了幾處，竟成一幅好畫。華公子即問蕙芳道：「你們題的，想是有了。」蕙芳道：「有了，只是不好。」便站在桌邊，找了一張蠶紙，寫了一首七絕。華公子念道：

良宵燈月賞秋光，絲竹紛紛門雨廂；我道嫦娥長岑寂，遺風次送上華堂。

華公子念罷，拍案叫絕。次賢文澤子雲，俱絕口稱妙。說道：「我們鬧了一天，被他只用二十八個字，非特說盡，而且有餘，我輩反不能如此。」華公子又念了兩遍，只是讚嘆。文澤道：「好是極好了，第三句還要斟酌幾個字。」蕙芳道：「就請一改。」文澤道：「可改作『想是嫦娥怕孤寂』詩意較淡遠些！」大家都說，改的極好。仲雨聘才，暗暗吃驚，不料他們個個如此。向來疑他們有代筆，今日面試是的確無疑了。惟馮子佩，也不來看。桌上放着一大盤桂花。他便撮了一把，問書僮討了一條紅線，自己捫着這一頭，叫

書僮捏着那一頭，一朵一朵的堆在線上。頃刻結成了一個大花球。手中輕輕的拋了幾拋，走過來，掛在華公子衣襟上。華公子取下，聞了一聞，笑道：「你辛辛苦苦的結成，你自己要用罷！」子佩接了，又到那邊，弄琵琶去了。素蘭玉林，也都寫出來。先看素蘭的是：

滿泛金樽玉液濃，秋光和鶴似春容；嫦娥宮殿層層啓，照澈珠簾十二重。

華公子，一樣讚好道：「工方悉敵，竟是元白同時了。」子雲道：「也要改兩字。第三句嫦娥二字，與前首相同，不若改作『廣寒宮殿層層啓』不好麼？」素蘭道：「果然改得好，始而子雲恐素蘭不及蕙芳，及到此刻，纔放了心。再看玉林的填詞，填的一痕沙小令。看詞是：

嬌舞酣歌深院，繡幙錦屏香軟，珠履客三千，集羣賢。月若有情留住，人若有情休去，莫聽曉鷄鳴，亂啼聲。

看着都是滿面笑容，越發說好道：「真是柔情香口，紙上如生，能不令人愛煞也。」華公子道：「實在極好；但我要換幾字，『集羣賢』換作『會羣仙』，『亂啼聲』換作『只三更』可好麼？衆人一齊道：「好！」次賢叫他們快些寫上。蕙芳玉林，都要素蘭代寫。華公子不依，只得各自寫了。大家又賞嘆一回，于是靜坐，聽珊瑚枝的琵琶，與春喜的笙。珊瑚枝斜坐

着，撥動檀槽，只見指法，如雨灑芭蕉。聲韻，如灘頭流水。滿懷春色，繞亂一堂，加之笙韻高低，聲聲應和，聽得人人色舞眉飛，四肢愉快。彈了月兒島一套，大家也贊了一回，吹彈過了。要桂保的詩謎來了。桂保道：『是人給我猜，還是我給人猜呢？』華公子道：『我給你猜。』隨口念道：『碧紋淺殼起參差，今歲春來已較遲，我道霸橋詩思少，不如赤壁夜遊時。』桂保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『公子說的是，風花雪月四樣。真作得好。』華公子道：『真心靈，一猜就着。』馮子佩道：『我說一個你猜。』未用時千包萬裏，到用時粉身碎骨，誰知一肚黑心肝，也能攢上雲霄裏。桂保笑道：『這是爆竹。』華公子道：『這樣不通謎子，也要人猜。』子佩道：『何以見得不通？』華公子笑道：『爆竹自然要他响，你這放不响的爆竹，要他何用？』衆人笑了。聘才道：『我也說個不通謎子，請教你猜猜。』念道：『驚天動地怒如雷，一去誰知不復來；比似疆場發浩歎，古人征戰幾時回。』桂保笑道：『也是炮竹。』張仲雨道：『方纔嫌子佩的不响，所以他第一句，就從響字作出來。』此時曉風飄飄，晨鐘已鳴，東方發白。華公子，即催蘭保舞劍。蘭保索起雙袖，掣出青鋒，先展個門戶，便也抑揚頓挫，滿眼生光。到後來，竟是一道寒光，連人也瞧不見了。大家宿贊了一陣。蘭保舞完，已是紅霞滿天，朝日欲上，今日是中秋，各人未免俱各有事。都告辭

起身。華公子，不便再留，整衣送客。子雲等，又將零星玩物，分賞衆旦畢，各人同散。華公子直送出穿堂方回。惟馮子佩困乏已甚，已在留青精舍榻上睡了。聘才也自歸房。華公子吩咐書僮，好好伺候馮子佩，一面也進內室。諸旦約齊出城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十五日一過了，到了十六日，王恂顏仲清約了史南湘，來望子玉。子玉自七月中病好，調養了二十餘日，已經強健。知琴言身落華府，不可復出，大有看破紅塵之念。歌場舞席，絕不與聞，惟獨坐一室，茗碗香爐，周旋其間，名爲看破。其實情懷未斷，猶時一念及，涕淚漣漣，不能自解。十五日，到王文輝家一走。王恂仲清，約定明日午刻，去望田春航高品。子玉已喫過了早飯，在書房等候。不多一會，史顏諸人已到，南湘坐了，與子玉敘談。仲清王恂，先進內室，見了顏夫人，略坐一坐，卽出來，喝了一杯茶，卽催子玉同走，外間已套上車，子玉也不換衣服。雲兒恐怕寒冷，包上了幾件棉衣，上了車，來到春航高品寓處一間。都已回寓，遂同下車進內，一直走到裏面。只聽高品一片笑聲，夾着些燕語鶯聲在內。到春航齋中，見蘇蕙芳李玉林在內。高品春航，見了四人進來，不勝歡喜讓坐了。蘇李二相公，也都見了。略談了幾句。仲清便問閣中的事。春航高品多屬得意。仲清道：「湘帆的文章，請教過了，是一定得意的。卓然的文章，快拿出來看看；想來定有出人頭地的好



「高品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不必看他。』王恂道：『什麼話？就不好也要看看。』南湘道：『這三道題，卓然一定見長，就不看也不妨。』子玉道：『倒底看看怎樣？據我愚見，却有幾樣作法，註疏上有可依，有不可依的。』高品道：『我那日忽然神思昏昏，不成一字，到晚隨手亂寫，完了筆就算賬。首藝雖有草稿，也不知圈在什麼地方去了。』即到自己房裏尋了出來。衆人看了一遍，連詩稿也在上面。南湘看了一半，即不看了。王恂道：『作却作得超妙，太短些，看來不過四百餘字。』子玉道：『筆老格高，此等文場中是少有的。』高品對子玉點點頭道：『庚香還有點眼力。』仲清道：『卓然，據你論這篇文字怎樣？你說句良心話。』高品道：『說好也使得，說不好也使得，橫豎場中不論文，中也不算僥倖，不中也不算抱屈。』仲清又問南湘道：『你看湘帆何如？』南湘道：『我看湘帆必定中魁。』卓然的，或遇見那荒疏的房考，或者倒中元，也論不得的。』仲清搖頭不語。高品取過文稿扯碎了道：『得失自有一定，不必論他，談談別樣罷！大約我總中一個給你看看。』諸人遂各無言，當是高品氣忿了，各說閑話。蕙芳說起前日在華府中，怎樣題詩，畫畫等事，細述了一遍，聽得衆人歡喜。又叫他們念出來，各人贊了一回，尤贊玉林的詞更爲工妙。高品道：『臨將之下，自無弱兵，你們看佩仙這首詞，外邊那些頭巾紗帽，作得出來麼？』子玉道：

「果然就是華公子這幾個字，也改得好。」又問了琴言幾句。玉林蕙芳也細細說了。子玉又發起怔來。忽然高品的小使進來請他，說有客宴會。高品即忙出去，有好一刻工夫，尚不進來。南湘道：「什麼人？這麼長談？」春航道：「近來卓然有些古怪，找他的不一而足，却非尋常往來，都是俗陋不堪的人。前日我的小使，見他的管家，拿了好幾封銀包進來問他，他說不知誰的。」仲清道：「是了，卓然也窮極了，自然要作這個買賣；況且這篇文字，是信手寫的，不然，何至忙到如此。」南湘道：「不錯，你聽他說：總中一個給你們看，這話就明白了。」高品送了客去進來，大家住口。蕙芳道：「難得你們諸公可巧，全都在這裏，今日我作個東道，請你們何如？」王恂道：「甚好。」高品道：「相公不是要請分子。」蕙芳笑道：「被你猜着了，我真要請分子。」衆人當是頑話，都應允了。蕙芳命人到飯莊子上，備了一桌菜來，衆家人相幫擺好，蕙芳即恭恭敬敬的安了席。衆人詫異道：「媚香今日忽莊嚴如此，想來真要請分子麼？」蕙芳應道：「我早說過，幾時見相公的酒，可是白喝的嗎？」大家一笑坐下。高品道：「可惜少了一客。」蕙芳問道：「少誰？」高品道：「今日倒不可少潘三。」蕙芳啐了一聲，一連敬了幾杯酒。玉林也幫着敬酒，喫了幾樣菜。蕙芳便在靴掖裏，拿出幾頁紙來，像是寫的一篇文字，遞與曹坐史南湘道：「竹君先生，我

今日請分子，就是爲此，你看了，待我再說。『衆人不解，都湊近來看時，題目寫的是香雪先生傳。』蕙芳又叫跟班的，拿進一個小包解開，一併送上，諸人看是香雪遺稿，共兩本，詩文並列。南湘一句一句的念出，念完，纔曉得即是蕙芳教書教戲的業師，竟是個名士出身，因不第焚棄筆硯，入班教曲，生平著作甚富。蕙芳進京相投，親如骨肉，所有才技，皆師所傳，已于某年月日的病故。旅櫬無歸，暫寄停城南壽佛寺。今其寡妻弱子，訪尋而來，一路狼狽不堪。到京，始知香雪已故多年。蕙芳知道了，即傾囊相助，得二百金，除盤費外，尙穀經理其家，並求蕭次賢畫像徵詩。其子元佐，年十三歲，貧不能入塾讀書，而天姿穎悟，過耳不忘，每到人家書塾，聽書默誌在心，五經已熟一半。蕙芳的意思，欲浼諸名士或作詩，或作墓誌，或作傳，以表揚潛德，闡發幽光。且以蓋其前愆，裕其後裔。諸人一面看，蕙芳一面講，講到傷心處，便嗚咽起來。衆人爲之動容，一齊站起道：『此等高義，今人所難得，我等自當盟沐敬書，表其萬一。且香雪有如此高弟令子，即落魄而死，亦無遺恨。』春航與子玉更覺贊歎不置。南湘道：『這篇傳，你自己作的麼？』蕙芳道：『都是實話，並是少些文氣。』仲清道：『也好請湘帆潤色潤色就好了。』即說道：『我與他作篇跋。』王恂道：『我作幾首輓詩罷！』南湘道：『我作墓誌。』春航道：『把他的作了小白。我另作一

篇傳如何？」蕙芳道：「更好，這原算略節，用不得的。」子玉道：「大文章你們都作了，我們作什麼呢？我只好作篇贊罷！」高品道：「贊也很好，我作篇祭文，倒沉痛些！」仲清道：「我們何不約齊了他們幾個弟子，到黃昏人靜後，去祭他一祭，並多湊些盤費，給他何如？」春航等都說：「這更好了。」蕙芳即叩頭謝了。慌得衆人齊來扶起。從此人人皆視蕙芳如畏友，連頑笑都不肯了。南湘道：「他定於何日起靈？」蕙芳道：「三十日子時，二十九日三更光景。」南湘道：「我們這些文章，倒要早早的作起來，刻成一集，刷印幾十本，交他帶回，其分金，各人量力而行。或者如度香靜宜前舟，也可叫他們出一分，我們約齊了，到二十九日夜二更，到彼一祭，就結了。他們那些徒弟，媚香自去張羅罷！」衆人說道：「狼好！」蕙芳道：「祭也可以不必，也不敢當；況廟宇窄小，也無容身之地，賜些筆墨，已榮耀極了。何敢當再祭，莫且外面俗眼甚多，反爲諸公添些物議。」南湘道：「這倒不妨，他也是士林中人，人也知道；且到那幾日再議，我看湘帆，似不能少此一舉，我輩附尾，亦無不可。」今日有蕙芳這一請，諸人動了惻隱之念，不能盡數，到了初更，各自散了。明日南湘仲清即致札與子雲前舟諸人，數日後都送了些分金，并有幾首歌行。南湘仲清看了，點過分金，是子雲二十四，文澤十六，次賢十二，共五十二兩。仲清道：「我們共有六份，每人八

兩，共奏成一百兩，也就轂了。」南湘道：「狠轂了。」于是又致札衆人，兩三日間，都要湊足，詩文共遺集，俱已發刻停妥，印刷一百部，用銀六十兩。蕙芳一人出了，花部中曾受業于香雪者，現有四人。袁寶珠，王桂保，金漱芳，陸素蘭，或學畫，或學詩，皆爲高弟。此四人，也共湊百金，連蕙芳的共有四百金。母子二人，並一老僕，三人僱舟，由運河而回，也就極寬裕了。到了二十八日。仲清又到南湘處商議明日之事，並說大約有幾個不願去的。庸庵畏首畏尾，防他嚴親知道。庚香更不消說了。那古廟裏，三更半夜的，也不好叫他去。南湘道：「我倒想着個主意，既是此舉，也不專爲祭他。我們籍此可以散步野遊，不如日間攜樽而往。一獻之後，卽到錦秋墩，浩然亭上，與那些相公一敘，不狠好嗎？」仲清道：「果然好，我未想到。如庸庵不來，我們四人罷了。」于是又回到春航處約定，而叫春航備了酒肴，于午刻在那裏等候。南湘到了明日，卽約仲清騎馬出城，到了壽佛寺門口，下了馬，馬夫拴在一邊，已見五六輛車，歇在那裏。進得門來，古剎荒涼，草深一尺，見羣騾在那裏喫草，頽垣敗井，佛像傾欹，進了彌陀殿，尙不見一人。只見大雄寶殿，西邊坍了一角，風搖樹動，落葉成堆，淒涼已極。纔見一人從殿後走出來。仲清認的是蕙芳的人，見了垂手站住。仲清道：「他們在那裏？」那人道：「尙在後面，待小的引道，走到殿後

西邊一個門內，是一帶危樓，門窗全無。走過了，纔是三間小屋，堆滿靈柩，約有二十具。見一柩前有一小桌，點着香燭，想就是了。天井內東邊，又有一重小門，進了門，有三四間小屋。春航高品與蕙芳等，都在其內，有一個老僧陪着。春航蕙芳迎將出來。南湘道：『這麼個所住，陰慘怕人，怪不得有人不肯來。』蕙芳忙拖過條板凳，放在上面，請他們坐了。仲清道：『人已齊了，就奠一奠！我們往錦秋墩去逛罷！』蕙芳即將祭筵，就叫在那屋裏擺起來。蕙芳上香，素蘭奠酒，漱芳執壺，寶珠上菜，桂保焚紙，春航南湘高品同行了一個禮。五旦連連叩頭代謝，大家都坐不住了，急忙的叫人收拾，給了和尚一吊錢，一齊出得廟來。南湘仲清仍舊騎馬。餘人上車。從人挑着擔子。一徑往錦秋墩來。疎林黃葉，滿目蕭條，約行一里有餘，已到了墩前。此墩巍然若山，上有梵宇，頂上建一大亭，名『浩然亭』。四圍遠眺數十里，城池村落，盡在目前，倒也有趣。春航道：『今日目擊荒涼，心殊難受，及到此處，覺得眼界一空。』高品道：『這個錦秋墩，我竟沒有到過，竹君想來是遊過的了。』南湘道：『我是第一次，我因前日偶見前人，有題錦秋墩詩，所以知道，大遠的路。誰到此間來？』仲清道：『其實也好，天天在鬧熱地方，也應冷落一回。』南湘道：『這個壽佛寺，就冷落殺了。劍潭你說：惟清心者，能叩寂。志淡者，能探幽。那個廟裏，你

敢住幾天麼？」仲清笑道：「若到此地位，也不得不住。晚間月明風靜，或者有些鬼狐來盤桓盤桓，也未嘗不佳。」高品道：「劍潭總喜作違心之論。」素蘭道：「我若是一個人，就是日裏，也不敢進去。」桂保道：「那些棺材破爛的甚多，我看晚間只怕有鬼。」漱芳道：「虧那和尚，只有一個徒弟，一個香火，竟不怕；若果真有鬼，和尚怎麼好好兒的呢？」蕙芳道：「你幾時見鬼喫過人，我前日聽那和尚說：每到陰風暗雨的時候，或是夜深，叫的叫，哭的哭，是常有的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們聽見怡園鬧鬼沒有？」蕙芳道：「沒有。」素蘭問道：「怎麼鬧鬼？」寶珠道：「看桂花廳一個小使，叫春兒，愛喫菓子，每逢賞花請客的菓子，他檢了藏在一個罌子裏，那天晚間，有個大馬猴知道了，便來偷喫。春兒睡了，聽得滿地拋菓子响，問又不答，掣燈出來，又照不見什麼，睡了又響，重又出來，那晚猴兒躲在一個薰籠裏。春兒拿了把刀，無心走到薰籠邊，那猴兒忙了，站起來，頂着薰籠，連攔帶跑出去了。春兒火也滅了，刀也掉了，神號鬼哭，喊起鬼來。對門的青兒，跑出來，剛撞着猴兒，毛絨絨的一撲，就栽倒了，鬧得多少人起來，只見地下一個大薰籠，都想不出什麼緣故！」春兒說：「五尺多高一頭黃髮的鬼。」春兒又說：「是青面獠牙的鬼，還伸開五指打個嘴巴，到議論了兩天，到第三天將晚的時候，看得那猴兒進來，又想偷菓子喫，就明白了，不然差不多鬧

到上頭，都知道。『大家都笑起來。蕙芳預備了兩檯蔬菜，兩檯點心，就借廟中廚房作起來，九人于地下鋪上墊子，席地圍坐。春航與蕙芳相交了半年，久成道義之交，今復見其仗義疎財，深情感舊，愈加敬畏，再想起自己去年荒唐的光景，竟至潦倒窮途，勢將溝壑；若非蕙芳成就，雖滿腹珠璣，也不能到今日，對西風之衰颯，愴秋景之蕭條，風露霏而欲雨，雲黯黯而常陰。不覺悲從中來，淚落不已。衆人不解其故，獨蕙芳略知其故，亦已淚滿秋波，再經寶珠等一問，愈忍不住，念起從前落難光景；若非香雪提攜，早已十死八九了。到此不覺的放聲一哭，哭得衆人個個悲酸。南湘心中發惡，便痛喝了一大碗酒，對着一帶遠山，舒嘯起來，清風四起，林木爲搖。高品道：『看你們哭的哭，笑的笑，胸中都有如此碗礪，獨我高卓然胸中，空空洞洞，如無腸國民一般。孫登之嘯，不過形狂；阮籍之悲，亦云氣餒。古人登高作賦，感慨係焉！我們今日聊且一吟，何如？』南湘道：『好！你先起句。』高品道：『悲壯淋漓，莫如填首賀新涼，我得了起句在此。即念道：

世事君知否，古今來桑田滄海，不堪回首！(高)只有詞人清興好，日日狂歌對酒。

(史)正秋在斷雲殘柳，試馬郊原閒眺望。(顏)問金臺，可要麒麟走，隗已去更誰守。(田)天涯我已飄零久，共晨昏棋枰茗碗。(三)良友！(高)死者千秋長，已矣！說甚名係不朽。



(史)只塊蠢填胸如斗，詩唱秋墳聊當哭。(顏)聽鳴鳴聲破秦人走，且一醉莫傷憊。(田)大家吟了一遍，哈哈大笑，天要下雨，遂無心久留，急忙收拾。南湘搭了蕙芳的車，仲情搭了素蘭的車，一路而回。到得家時，已蕭蕭疎疎，落起細雨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## 第二十二回 衆名士蕭齋等報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詞

話說秋雨紛紛，漚泥滿道，一連下了七八日，到了初八日，方見晴朗。場中定於初十日出榜，初九日一早即報起來。凡下場的，個個意馬心猿，到了這幾天，寢食俱廢，就是高品賽航，亦未能免俗。春航初八日晚上，太睡早了，睡不着，重又起來，至高品房中。見高品尚未安睡。二人談起心事來。春航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的名心原淡，中不中，倒也無妨！就是對不住蘇媚香，半年期望之心，白白孤負了。科名雖不足貴；但古今名士才人，斷無不從利名而起。」高品道：「可恨今年這一班主考官，把人迴避得乾乾淨淨。我們再若不中，未免太冷淡了；若到明日此刻，不見動靜就不必想了。」春航道：「不要到此刻點燈時不來，便已絕望；若據前日那兩個大主講，似乎你我皆可有望。」高品道：「下場年，問卜是